

周德东 著

我遇见了我

恐怖系列丛书 1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773 我遇见了我
恐怖系列丛书 ①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遇见了我/周德东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1.9
(773 恐怖系列丛书)
ISBN 7-106-01776-0

I. 我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0399 号

773 恐怖系列丛书①

我遇见了我

周德东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:100013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E-mail: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/11 插页/6 字数/40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1776-0/I·0307
定 价 36.00 元(全两册)

抗恐怖心理测试

1. 午夜,你走在城市之外的一条孤单的公路上,月黑风高天冷,除了你之外没有一个行人,你选择——A. 走在路的边缘。B. 走在路的中央。

2. 黑暗中,你看见窗外闪过一个可怕的怪影,你在第一瞬间你会认为——A. 他是歹徒。B. 那是传说中的鬼魅。

3. 你刚刚看完一个极其恐怖的录像,睡下后,心中有点忐忑不安,你选择——A. 关灯。B. 开灯。

4. 不幸的人,无论如何,你都要经历一场搏斗,那么,你选择——A. 对手是蛇。B. 对手是老虎。

5. 你迷路了,黑夜,旷野,前途不可预测。有两样东西摆在你的面前,你只可以选择其中一件。你选择——A. 匕首。B. 移动电话。

6. 假如你久久地看,那么有可能引起你恐慌的是什么?——A. 永不重复的各种几何图形的三维动画。B. 永动的太极图。

7. 假如有一个巨大的不明飞行物,闪耀着神秘的光芒,无声地降落在你的身旁,冥冥宇宙中有一个声音告诉你,你乘坐它可以到达人类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,经过漫长的黑暗的太空之旅,最终你可以完整地回归地球,但是你将见识到各种各样超出人类想象力的东西……请选择: A、不和任何亲友好打招呼,立即出发。B、撒腿就跑,一边跑还一边打了110。

8. 你对此类测试的态度是什么? A. 玩一个过程。B. 得一个结果。

如果你选的A多,说明你是一个勇敢的人,阳气达标,恭喜你,你可以尽情地读我的书了;假如你选的B多,说明你是一个怯懦的人,阴气超标,那么我认为你更有必要读我的书了。

●●●《773》夜故事●●●

第一套中国本土恐怖小说

● 湖南作家协会主席彭见明：夜故事翻开了中国恐怖文学第一页。对于大众读者，它具有水一样巨大的渗透力。

● 著名诗人徐江：夜故事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不知它的后果会怎样。

● 著名歌手臧天朔：夜故事真正给男人做了一份读物。

ISBN 7-106-01776-0



9 787106 017767 >

ISBN 7-106-01776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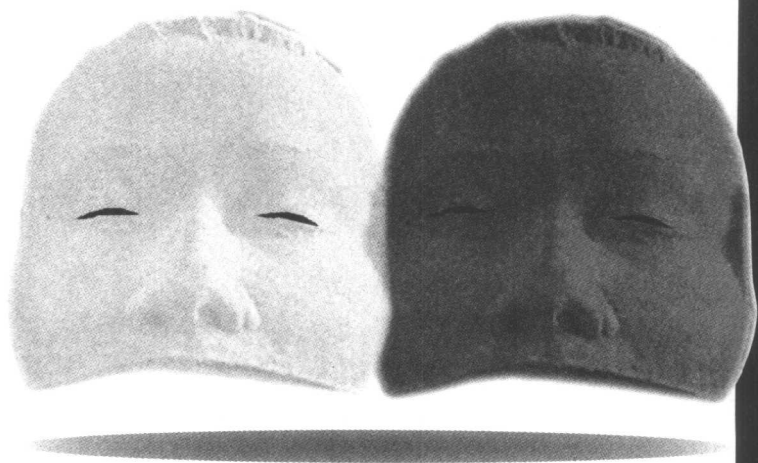
I·0307 定价：36.00 元(全两册)

目录

我遇见了我	I
j 号楼保安	163
死亡之妆	253
孤店	285
蓝袍子	305

我遇见了我

773 恐怖系列丛书 ①



一、冒充我的人多如牛

那个冷秋天啊
你要衣冠楚楚地做人

——王小妮

3

有一个专门写恐怖故事的人，他长相周正，偏瘦，眉毛很重。

现在我要给他起个名字，那就叫他周德东吧。

我就是周德东，周德东就是我。

这名字还真是我自个儿起的。小时候，父母把很多写字的纸片摆在我面前，让我抓，我就选了这仨字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创作，绝对大手笔，这仨字气势磅礴，不是一般人能排在一起的。

但有时候，周德东不是我。我的意思是，冒充我的人多如牛。

连我这样的人都有人冒充，说明在这个世上混得不如我的人多如牛毛。

下面，我讲几个故事。

在山西那个产煤的城市，有一天，发生了一起非常恐怖的血案，有一个挺瘦的人专门挖孩子的心，死俩了。案发后，全城大恐慌。变态者混进了盲流群，销声匿迹。警方连夜搜捕。

警方在火车站带回一批又一批没有证件的人，最后关不下了，把一所职工学校也当成了临时拘留所。

一间房子里，关押着六个人，其中有个人长得挺瘦，眉毛很重，穿着一件怪兮兮的黄风衣，只有他好像不怎么害怕，他不像其他民工那样眼睛溜来溜去，他一直闭目养神。

天亮后，终于来了警察，一男一女。那男警察一脸横肉，和这群盲流比起来，他更像个坏人。那女警察长得不算漂亮，却很威风。

他们让六个可疑的人全蹲在地上。

男警察冲这六个人念了几段关于盲流的文件，神情很冷漠。他最后说，这次血案不同平常，所有涉嫌人员都要先收容，等查清案子，再把与血案无关者遣送。

这时，女警察发现那个挺瘦的人偷偷地看她，她有些不高兴，大声说：“看什么看？呆一边去！”

男警察注意到了这个人，朝他一指：“你！姓名，哪里人，职业。”

挺瘦的人平静地说：“周德东，东北人，作家。”

男警察不看书，他很瞧不起地问：“作家？你有啥证明？”

“没啥证明。”

男警察：“没证明你就是盲流，现在很多盲流都是

作家。”

说话间，那女警察抬头问：“谁说他是周德东？”

她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又是一个读书喜欢记作者名字的人（她甚至能记住尼古拉·奥斯特洛夫斯基），她正巧读过周德东的书，正巧记住了周德东这个拗口的名字。

挺瘦的人很友好地朝她笑了笑：“我，是我。”

她很怀疑地看了看这个蹲在地上的人：“你的身份证呢？”

挺瘦的人：“我去考察西路军走过的地方。在古浪那疙瘩，我的身份证被人偷了。”

她又问：“你能说说你写过什么文章吗？”

挺瘦的人流利地说出了几篇作品名。

那女警察对男警察小声说：“他是作家，我担保。”

男警察对挺瘦的人挥挥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然后，他又讯问下一个。

挺瘦的人走出关押地，长吐一口气。空气无比新鲜，女人真美好。

身后有人叫他：“哎——”原来是那女警察追了出来。他就停下了。

那女警察有些不好意思地对他说：“我想请你去我家做客，可以吗？”

挺瘦的人想了想，说：“可以啊。”

在路上，女警察告诉他，她叫房丽。她老公叫吴进忠，是个教师，他对文学很痴迷，多少年了，就是写不出像样的作品。

她说：“周老师，我希望您以后能帮帮他。”

挺瘦的人说：“这事儿我能整明白。”

到了房丽家之后，她老公吴进忠听了太太的介绍，十分高兴，他忙前忙后，又递烟，又沏茶。

挺瘦的人坐下来就开始谈文学，谈霍桑，谈博尔赫斯，谈伍尔芙，谈乔伊斯，谈斯蒂芬·金。谈当前大众对纪实类文学的热衷，和对虚构小说的疏远……

那天，挺瘦的人一直说到吃晚饭。他那快饿瘪的肚子，终于被丰盛的饭菜塞满了，甚至还打了嗝。当晚，善良的小两口挽留他住下来。

次日，他要离开了。

房丽留不住，就只好泪眼兮兮地送他上路。

临走，吴进忠挑了一些稿件给他，希望他能推荐一下。

挺瘦的人说：“你们等信儿吧。”

房丽看他的黄风衣太破了，把老公的一件黑风衣给他穿上。又拿出三百块钱，硬要他带上当路费。挺瘦的人不要，房丽坚持塞进他的口袋。挺瘦的人就说：“以后我会还给你们。”

挺瘦的人离开后的当天下午，房丽把他留下的那件黄风衣扔进垃圾道的时候，不经意地看见那风衣上的束带上有淡淡的血渍……

这个人不是我。这个不是我的人离开大同之后就消失了。

有一天，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本杂志，不知道是谁寄的，叫《云冈纪实文学》，上面有一篇文章，是那个挺瘦的

人写的，讲的就是这件事，在文中，他向我本人以及房丽一家谢罪。

这个人署名爱婴。文后还有通讯地址，他是吉林公主岭人。

海南那个岛。椰子树。一圈大海。满街晃动着脸皮越来越厚衣服越来越薄的女人。

《特区报》社。来了一个挺瘦的人，他说他是一个作家，叫周德东，他说他的钱丢了，他说他希望报社借给他路费。

一个记者讽刺说：“我在一个笔会上见过周德东，他没你瘦，也没你胆大。”

办公室的人都笑。

挺瘦的人有点慌乱，说：“我想你以前见的那个是假的。”

那个记者就晃着脑袋问：“那你把身份证拿出来让我看看。”

挺瘦的人不好意思起来，小声说：“我整丢了，正在办。”

那个记者又补充一句：“周德东也没你幽默。”

挺瘦的人退到门口，还不死心，说：“我最怕的就是——假的被当成真的，真的被当成假的。”

那个记者正在赶写稿件，他已经不耐烦了，喷出一个字：“滚！”

挺瘦的人翻了翻眼，尴尬离去。

这个人是我，真是我。

这次尴尬的经历，发生在三年前的夏天。那个夏天贼热，满大街的人都吐舌头。

周德东写了很多年文章，可是，一直没搞出什么大名堂。现在，他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，定居北京，不再漂泊，他和他太太像童话里讲的那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最近，他特想回老家呆一段时间。他老家在安溪县绝伦帝小镇。

他追名逐利，不能自拔，已经八年没回老家了。

他想看看母亲老成啥样了。他想看看又冒出了多少外甥和侄子。他想看看绝伦帝的天。他想回到那没有飞机的天空下，好好写本书。

当然是恐怖故事。

他一直发誓要好好写一部通俗作品，可写着写着，不自觉就清高了，就深沉了，就成老师了，就装神弄鬼了。他觉着，当通俗作家也要排除杂念，心甘情愿做一个下九流的说书人，老老实实为大众写好看的故事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回一趟老家，是周德东八年的心愿。其实路费他早攒够了。

周德东生在那儿长在那儿，一直到十八岁服役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山海关。

他还打算到老家安溪县文化馆看看，他想为他们做点什么。第一篇写周德东的文章，就是发表在安溪县文化馆的内部刊物《天安演唱》上。那篇文章，充满了家乡人对一个游

子的深切怀念。尽管天安县文化馆没有一个人见过他。

因此，这天，一个挺瘦的人出现在天安县文化馆，说他是周德东，大家还不太信。

他刚进门的时候，文化馆的张弓键推了推眼镜，问他：“你找谁？”

那个人并不急于说他找谁。他夹一只很普通的皮包，慢慢地看了一圈办公环境，然后坐在张弓键的对面，说：“我找馆长。”

“馆长去省里学习了，我是副馆长，有事你跟我说吧。”张弓键说。

挺瘦的人和张弓键拉了拉手：“你好。我是周德东，绝伦帝小镇的那个周德东。”

绝伦帝小镇归天安县管，在县城南边，一百里路。

说着他递上作家证。那是一个保存很好的深蓝色本子。发证单位：陕西作家协会。姓名：周德东。出生年月：1967年8月8日。籍贯：黑龙江。入会年月：1996年2月6日。发证日期：1996年2月6日。编号：755。

编号那疙瘩有点模糊，有点像155。

张弓键睁大眼睛：“是你呀！我老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。啥时候回来的？”他一边说一边给周德东倒水。

周德东说：“刚下车，还没回绝伦帝小镇呢。我这次回老家来，是想静静心，写一本新构思的恐怖故事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这几天，我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怎样扶持一下咱县的文化事业。”

张弓键高兴地说：“那可太好了！”

周德东又说：“我离开老家太久了，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。这样吧，你们策划一下，看有没有好的文化项目，然后给我整一份可行性报告，我觉得行，立马投资。”

张弓键说：“我琢磨琢磨。”

他对张弓键说：“最近我一直在绝伦帝小镇写东西，十天半月走不了。你们可以随时把报告送给我。我走了。”

张弓键当然不会让周德东马上走，他带着文化馆几个人，当天晚上请周德东吃饭。他们去的是天安县最好的一家酒楼，叫“空中楼”。

他们是坐文化馆的吉普车去的，那车八成新。

在车上，张弓键留周德东在县城里多住几天。周德东说，他明天就得回绝伦帝小镇。因为黑龙江电视台跟他约好了，明天到那里给他拍一个东西。

接着，他给大家讲起他最新这本恐怖故事，讲到高潮处，把文化馆的两个女孩子吓得连声尖叫。

这时候，他的移动电话响起来，把他的故事打断了。

他说：“喂，哪位？哎，你好。……明天下午吧……对……对……对……不会的……我明天早上就回绝伦帝小镇去……没问题。老贾？……真的呀？……他只要一告，那你们电视台就火了！别别，我跟他有芥蒂……上次你去北京，我不是说过吗？……还是那个号……48，是 1548，对……好了，再见。”

他挂了电话，继续讲恐怖故事……

一个叫金宝的女孩子说：“周老师，我在《新青年》杂

志上见过两句话，概括了您全部的特点——瘦比南山，千金不笑。见了您，果然是！”

他说：“瘦是真的，从小到大没胖过，咋吃都不行。千金不笑就有点夸张，别说千金，捡一只镀金的戒指就喜笑颜开了。”

金宝又说：“那期杂志的封三还有一个您的漫画，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像。”

他说：“漫画嘛，肯定不像。”

喝酒时，大家都很尽兴。

文化馆机制不好，没有钱，死气沉沉。大家都盼着能有点大事，而周德东就要给他们带来转机了。他们想像周德东有这个能力。

张弓键有点醉了。连两个女孩子都喝了酒。

周德东说：“对了，张馆长，让你的司机开车跟我几天可不可以？我的车没开回来，特别不方便。”

张弓键：“没问题，就是车不太好。”

周德东：“就是个交通工具而已，我自己那辆也不是啥豪华车。”

文人在一起喝酒，免不了要唱歌助兴。张弓键甚至搞来了一架同样醉醺醺的手风琴，他和它为大家伴奏。大家就唱：“三呀呀呀更，月牙挂高空。梁山泊呀呀呀，想念那祝九红……”有高有低，有粗有细，有快有慢。

出了“空中楼”的门，周德东说：“张馆长，算了，我不借你们的车了。”

张弓键诧异地问：“咋地了？”